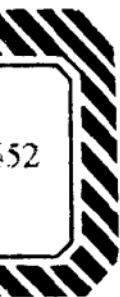


艾達·普樂特 (Ida Pruitt) 著
廖中和、張鳳珠 譯

漢家女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957-15-0453-X (精裝)
957-15-0454-8 (平裝)



艾達·普樂特 (Ida Pruitt) 著
廖中和、張鳳珠 譯

漢家女

臺灣學
生書局
印行

漢家女／艾達·普樂特 (Ida Pruitt) 著：廖中和，
張鳳珠譯——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民82
面； 公分。
譯自：A daughter of Han
ISBN 957-15-0453-X (精裝)。——ISBN 957-15
-0454-8 (平裝)

1. 中國——社會生活與風俗

857.85

81005078

漢家女（全一冊）

著作者：艾達·普樂特 (Ida Pruitt)

譯者：廖中和、張鳳珠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丁文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台北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FAX 電話 : 三三六六三三六四三一三五四六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印刷所：淵明印刷廠

地址：永和市成功路一段43巷5號
電話：九二八七一四

香港總經銷：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偉業街九十九號連順大廈五
字樓及七字樓

電話：七九五九五

定價 精裝新臺幣二四〇元

定價 平裝新臺幣一八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初版

85716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453-X (精装)
ISBN 957-15-0454-8 (平装)

「漢家女」中譯本敘言

「漢家女」是中國山東省蓬萊縣城一市井平凡小婦人的口述經歷，由美國教會一女士記錄成書，一九四五年，耶魯大學初版刊印；一九六七年，史丹福大學重排出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每年再版一次，銷行甚廣。廖中和、張鳳珠伉儷於業餘譯成華文，相湘先睹為快，鼓勵他們繕正送請台北學生書局出版，以促進中國近代社會史料搜集研究的風氣。

近一百五十餘年來，由於外來勢力的影響，中國政治組織、經濟活動、社會習俗、教育制度、教學內容、家庭生活各方面，都發生很多的重大變化。尤其一九五〇年代以來，中共在神州大陸不時發動文鬥武鬥：侮辱知識份子、損傷一般人自尊心。至一九六七年所謂「文化大革命」出現，全國震盪，十年浩劫，迄今未見安寧。舊的社會秩序家庭關係既被人為的破壞，新的風俗習慣一時又不可能興起建立。

事實上：舊的傳統中那些是良好、值得保存流傳的，或者，那些是時移勢易不適合現代世界的？由於歷代書籍於風俗習慣極少著錄。近世當政者，不論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於此都沒有作過研究工夫。最重要的「社會調查」，在全國二千餘縣中，曾經舉辦的不過千分之一而已。一九三〇年初，中國平民教育總會在河北省定縣社會調查，可說是僅見的具體事例。何況，中國幅員廣闊，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天文、地文、人文環境又多不同，是必須經過「望、聞、問、切」的步驟，才有可能對症下藥的。不幸，獨裁魔王卻予智自雄，運用一本

「紅小書」發動全國性的「破四舊」運動，實際上卻是爭權奪利的政治大門爭。至今，遺害未已，基本人權仍被忽視。黃炎子孫何時才能抬頭挺胸豎起脊梁，顯然還需要一段甚長時間。

「漢家女」初版於中國對日抗戰後期，重版於十年浩劫之初，顯示美國人士面對亞洲大陸動亂的嚴重關注，希望自各種不同身份的人親自經歷，尋得中國近百餘年來社會變遷的若干線索。

相湘經過研究比證，今可肯定指陳：「漢家女」於此確實具有一定貢獻。由於是書口述人寧老太太頭腦清晰、敏銳觀察、記憶堅強，雖然不識文字、沒有受過教育，在國內貧窮困苦的大環境中掙扎奮鬥，不論是在地方官紳家庭，或是英美傳教士宿舍傭工，勤勞工作，藉資溫飽。不同的情況，增加了她的生活經歷，卻始終保持獨立自尊個性。這可說是黃炎子孫，尤其齊魯兒女決不「窮斯濫矣」流風的表現。本書篇頁字裏行間於此顯露無遺。

是書內容涉及蓬萊縣境內「不怕出身低」的英雄人物故事，如宋慶、吳佩孚等，都是信而有徵的。如「清史稿」宋慶傳，就記錄有這位慶軍提督，光緒初年（一八八二年）率軍剿平朝鮮亂事前後種種，也特別著筆宋慶「衣錦榮歸」故鄉後，仍穿著微時粗布衣服往拜故主的「佳話」。一九六二年夏，相湘遊覽韓國漢城市區「宋慶祠」及中國駐韓大使館舊衙署，友人偶言及宋慶暨袁世凱在韓故實，相與感嘆「將相無種」恆言的確非虛。

吳佩孚生平事蹟，拙撰「民國人物列傳」（頁五三五—五四〇）有著錄。一八九四年（光

緒二十年），中日第一次戰爭時，日本軍艦炮轟山東省蓬萊縣境，給予吳佩孚刺激至深。

蓬萊縣濱海有「蓬萊閣」，上懸「海不揚波」匾，日軍艦炮擊中「不」字。居民事後爭先往觀，吳佩孚時年二十一歲，也隨同前往，心中悲憤，終生不忘此國恥。二十三歲，吳佩孚中秀才。嗣在縣城闖禍，開罪當地官紳，祇得離家，走北京，不得生計，乃投筆從戎入淮軍聶士成部。以才學受器重，被送入開平武備學堂。一九〇二年，考入保定武師範學堂。有此學歷出身，從此青雲直上，開府洛陽，「八方風雨會中州」。

一九一九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發生時，吳佩孚向北京政府直言諫阻武力壓制學生，得「愛國將軍」榮譽。旋率軍自湖南衡陽北上，官兵沿途高唱吳佩孚手撰「登蓬萊閣歌」，詞云：

「北望滿洲，渤海中風浪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令縱橫，風雲惡。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權墮。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卻歸來，永作蓬山遊，念彌陀」。

今按「甲午役」指一八九四年中日第一次戰爭；「甲辰役」指一九〇四—五年，日俄戰爭以中國東三省為主戰場。日軍炮轟蓬萊縣境時，吳佩孚正在當地，目睹「海不揚波」匾被擊中情景。日俄戰爭時，吳佩孚參預戰地活動。印象更深刻。對日抗戰時，始終堅持原則，拒絕日本勸誘，保全晚節。其來有自。

「漢家女」書中有關情節，與拙撰吳佩孚生平事實若合符節，再加上上述「清史稿」宋慶

傳內容比對，足以證明：寧老太太記憶力堅強而確實，「漢家女」記錄她口述經歷的翔明可信，也就毋待煩言。

上述拙撰又曾著錄：吳佩孚出生日，其父先夜夢見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親臨其家，因取戚名字「佩玉」，命名「佩孚」字「子玉」。有此淵源，吳佩孚保全晚節，更是對國家忠孝兩全。這是中國社會悠久的優良傳統之一大端，值得注意。寧老太太不識字沒有受教育，卻曾在這悠久優良傳統環境中薰陶長大，故她能「忠於所事」。

「漢家女」書中記錄：寧老太太口述耳聞目見的婚喪喜慶習俗禮節，比對相湘親身經歷也是信實的，例如她口述女子出嫁時，由福壽雙全的男子背負上花轎種種。拙撰「三生有幸」（第七頁）也有著錄，祇是由「伴娘」背負上花轎，而其涵義完全相同。女兒叩辭祖先父母後，從此，就是「嫁出門的女」如「潑出門的水」一般，在這重要分際的時刻運用這一舉動更可顯示突出意義。

今人對於舊日婚禮，如以為繁文縟節，則對於近年台灣社會有關男女終生大事的婚禮應有失之簡單輕率的感嘆。

寧老太太口述經歷中，對官紳家庭妻妾生活、吸鴉片煙情景也有相當記錄。這些不正常的現象，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即一九三〇年代逐漸消除。國民政府嚴令禁止吸鴉片煙、販運煙土，違者處以極刑。相湘曾親見若干纨绔子弟因此戒絕惡習，重新做人，發揮才學，努力工作的事例。

南京時代，新制訂的民法、刑法，明白規定：女子有財產繼承權，男女擔負同等的貞操

責任。女子地位提高。納妾習俗逐漸革除。胡適之先生曾公開宣揚這是不流血的社會大革命。相湘曾在新加坡，眼見華人社會中富豪三四妾侍「和平共處」於同一屋簷下，比對「漢家女」中有關情節，甚感興趣且肯定其真實性。

寧老太太遇人不淑，丈夫吸鴉片煙，不事生產；她無尤無怨的勤勞工作，維持家庭。口述經歷中，時時流露宿命者的心態。不幸，她為女兒擇婿，誤信媒妁之言，致使女兒重蹈她的前轍，時常與她吵鬧情況，充分顯示動盪社會中婦女遭受重大壓迫、無處發揮潛力以及情感的困窘，前途茫茫的苦痛。

寧老太太艱苦工作，她的兒子和孫女卻獲得新路，享受新制教育，生理心理平衡發展，有謀生的技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樂趣，對寧老太太尤敬愛，充分顯示教育力量的需要與重要。

寧老太太去探視自美國留學歸來在北平郊外學校任教的孫女時，面對高樓大廈、超超不前，跼坐階級的經歷敘述，她的自尊心、自卑感矛盾心態，生動顯露，令人感動。

寧老太太生長於第一次中日戰爭時，老年又遭逢第二次中日戰爭發生，這四十餘年間，全世界、全亞洲以及中國局勢變化萬千，她不識文字未受教育，自不能認識瞭解其重要性。但她卻眼見自己的孫女不願在日本軍隊占領區生活工作，情願遠行，投奔自由中國。寧老太太一生可能接近尾聲，她的孫女應該尋覓得新的前程了。

寧老太太一生，可說足以反映出大多數中國人近一百年來的生活情態，因為中國人只有

大貧與小貧之分，遭受外來勢力各種影響卻沒有區別。如果，這冊「漢家女」中譯本的出版，能促進有關中國近代社會變遷史實的記錄、研究，再進一步分析瞭解：中國傳統風俗習慣禮儀中有那些是可以流傳的？世界新潮中，那些是可供選擇引入中國社會的，公開討論，約定俗成，以防制輕率的盲動再度發生。同時，加強且充實教育制度與教學內容，以推進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建設現代化國家。

「漢家女」書中述及：到基督教堂做禮拜時，可領得銅錢數十文事。今人或詫為奇談。其實這正是一百餘年前，基督教在中國傳佈的一種不得已的權宜方法，當時稱之為「吃教的」。一八五一年，在廣西宣佈太平天國起義的洪秀全，就是「吃教」而「不化」的顯明事例。

洪秀全剽竊基督教義，造作天父、天兄、天王「三位一體」，以及「上帝下凡」種種，自廣西北上，長江、黃河流域都被這一大批野火焚燒。曾國藩秉孔子儒家大義起湘軍對抗，終於消滅太平天國。而各地居民受無稽謠言流傳而仇視排斥天主教、基督教會的「教案」層出不窮，至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出現而登峰造極。

中西文化不同，相互排斥衝突，勢所難免。不幸，中國朝野不知彼又不知己，一味盲動，至今沒有發現正當坦途。這都是多年忽視社會調查、不注意社會變遷的惡果。今而後實在應該腳踏實地注意於此了。

吳相湘

一九九二年四月九日

前言

某天，我和一位中國朋友閒聊，她是一名年輕的貴婦，我問她對中國古老的生子、成婚、喪葬等習俗是否了解，她說她並不了解。她的父母住在通商口岸，而結婚前，她大都住在教會所辦的寄宿學校。但她提到她先生手下有一個人，此人的母親年事雖高，但精力旺盛，而又無事可做。這位老太太或許願意來跟我談我想知道的事情，除了風俗習慣之外，她還知道很多事情，因為她一生遊走廟會，所聞甚廣。後來做如下的安排：請她每星期來三次，時間在我用早餐的時候，這是我唯一可以確定有空的時間。

她來了。有兩年之久，她每星期來三次，她告訴我許多故事、許多習俗，為了解釋這些習俗，又說了更多故事，最後她一生的故事終於展現在我面前。

我們變成朋友，她之所以來，不是來告訴我種種故事，而是因為我們樂於相聚。春天，她眼看著院子裏的花苞綻放，話題也繞著花轉。夏天，我養的小狗肚子痛，她跟我一道發愁。有一年夏天，我們養蠶，因為我家有兩棵桑樹，但這回養得不太成功。我們倆個都沒有時間採足新鮮桑葉給蠶吃。蠶長得很瘦小，吐的絲也不怎麼樣。

起初，我會敦請她跟我一起吃早餐，但她總是說，「我用過早餐了」，語氣間頗為自傲。但不久我便發現，一只橘子或一條香蕉和一杯咖啡，可不是早餐，而是可以請客人用的點心。她絕不超過一杯咖啡和一件水果，但香烟却不在此限，所以我便在她身旁放一包烟和烟灰缸。

「我這一生活得夠了，我見過各種世面。我在海上看到漂流的屍體，好像水池裏撒下麵包，金魚紛紛搶食。我見過大人物，也吃過人家替他們準備的食物。我嚐盡了苦頭，挨過餓，也眼見自己親生的子女被賣掉。我所見識的，全是很過分的事體。」然後她便俯視雙膝。她那方正而風霜滿佈的臉便笑了起來，這說明了為什麼我們是朋友。她拉起身穿的藍布大衫的衣角，一般農民穿的那種款式，「但我從來沒有穿過好衣服，我老是穿這種農民服，早已習慣了，改都改不了。」

個人的命運含蘊在一個共同的大命運裡面。命運是老天給注定的，由天上運轉的星宿所注定的。一個人唯有活下去，其命運格局才會展露出來。

老太太活了一輩子，她一生的格局已很清楚。她生兒育女，也有了孫子。第二、三代這條鏈子已經繫妥。孫兒孫女繞膝，她一生的義務已盡。

幽默和正視事物的本然，她和她的子孫都具備。這是上帝賦予她的，但她在世俗物質上所得不多，也許為了補償，上帝便多給了她上述這兩個優點。她的義務已盡，但人生尚未完結。

日本人所帶來的戰禍如能成為過去，人生仍有美好的東西可以享受。她還有子孫可以去操心、調教和納福。她現在是一位老太太，如果日本人沒來的話，人生應該算是美滿的。

日本人會對老太太怎麼樣，我很不願意去想。我在一九三八年離開北平，從此失去她的消息。離開時，日本人佔領剛滿一年多，城裡頭跟往常一樣安寧。日本人喜歡北平，很想據

為己有。他們絕不在市區內打仗，始終維持秩序。

但有些東西比物質上的破壞更為惡劣。我離開時，日本人的壓迫與控制剛才開始。對中國人來說，這比強姦、謀殺和少數人的鴉片癮更加可怕。日本人的壓迫，其所採取的方式，只有到大功告成以後始為人知，否則像老太太這種直接憑個人的觀點和簡單的生活方式，乃是很難見出其頭緒並加以評估的。

每一間店家行號均為日本人所控制，手續簡單之至，就是對店東明講：日本人佔有一半股份，同時還可以罰款。專賣制度也已建立，活兒全由中國人幹，日本人則坐在汽車和人力車上，住漂亮的花園房舍。教科書已加以「編纂」，俾使兒童具備「正確思想」。

市內一片安寧，像老太太及其家人這樣過日子的人家，他們將會是最後一個感受到日本人之束縛的人家，在他們不知不覺之中，枷鎖已慢慢套上。除非他們和所有其他人及時被解救出來，不然的話，他們就會過一種喪失靈魂自由的日子；好的話，就彷彿一具生命的乾殼，如同我在日本、韓國和滿洲所看到的人們一樣；壞的話，則會變成奴隸，困苦不堪，相形之下，老太太當乞丐的日子反而有如天堂。但願侵略與壓迫的黑夜會及時過去，讓老太太再平安地享幾年福，親眼見到兒孫在人生旅途上得能紮實而妥適地出發。

蓬 萊

蓬萊矗立在濱海岩丘上，面對滿洲，位於山東半島。山東深入黃海，指向韓國。其城牆依山脊而出沒，向東、西、南蜿蜒。城的北面，在可耕地及沙丘之外，則是大海和綿延的島嶼，有如巨大的踏脚石，通向遼東半島的海岸。城的近西處，山丘聚成尖頂，其上覆以塔墩，古時狼烟烽起，細直的黑烟衝向天際。城的北邊，地勢陡峭，崖顛座落有福島寺，此寺即係紀念秦始皇順著這些島嶼而去追求永生，他是一位征服者、暴君、一統天下的皇帝、長城的建造人、長生不死的追求者。寺前平台上，聳立著蘇東坡的彫像，他曾任登州知州，所作的詩刻入石板，懸掛於寺內客房壁上，彫像面向海，俯視著拍岸的浪濤。

山丘下，圍繞有一泓小港口，民房圈住港灣，外罩一堵城牆。這就是水城，朝廷兵艦停泊之所，也是水師駐紮的地方。傳說講，秦始皇的五百童男童女，即從此地出發前去探採長生不老的仙藥，結果皇帝未得長生，反而締造了日本國。另外還傳說，皇帝自崖頂見到神秘的海豚，強壯的皇帝投出的矛卻沒什麼勁道，從而知道他自己來日無多。

水城的城牆呈灰色，以三層樓高的城門為頂，與習見的兩樓高城門不同，這是因為隋朝（西元五八九至六一八年）開國皇帝的叔叔，年輕時曾領有該地。門樓高傲地浮現在這座高傲的水城之上。

蓬萊市與水城之間，有一條護城河，河兩邊寬廣的路面鋪以石板，鐵皮車輪板車走在上

面咯咯作響，人們穿著輕軟的布鞋來來去去。好幾百年以前，有一位將軍被圍困於蓬萊，他從敵人的頭上乘夜逃進停泊於水城的兵船而獲脫身。他利用箭把麻繩從這道城牆射往另一道城牆，再附上粗繩，粗繩上附以一捆一捆的布，就使用這麼一架纖細的橋，他和所帶領的部屬因而安然逃逸。

這些灰灰的城牆，附麗著兩千年的故事與傳說。蓬萊不乏偉大的事功，但更重要的，則是出了不少偉大的人物，他們外出到別處發跡。有人經商，有人統軍作戰，有人仕宦成封疆大吏，衣錦歸鄉則建造豪門巨宅，或者風光地葬回故鄉自己事先備妥的墓穴。凡此種種，足令當地人引以為傲，蓬萊誠然是一座自傲而保守的名城。

然而，在本故事發生的時候，約當西元一八六〇年代，蓬萊開始沒落了。還活著的老一輩人記得，被覆大半地方的森林，這時只剩下幾棵樹點綴於村落與墳場之間。土地經夏天的雨水沖刷，露出光禿禿的石頭，死不讓步。貿易沒有了，水城從前護衛了中國船隻，防盜避風，現在卻顯得太過狹小，水深不夠，不適合蒸汽船停泊，於是紛紛轉向六十英里外烟台這個新的通商口岸。

幸好，它仍保有富貴的最後來源——此地出生而發達在外的子弟，貿遷有無的商人，讀書人，官吏。由於係登州府治，文武考試均在蓬萊舉行。年輕學子，每隔一年便到此地會試，擠滿闈場，人人都想寫出鴻文鉅製，求取功名。當時大清帝國雖已日趨崩潰，但不論是對外頭的世界或對本國人民而言，它依然顯得那麼強大。其時同治在位，清朝此後還傳了兩位皇帝，過了約達半世紀之久，才真正敗亡。但仍有不少學子從這沒落的古城外出，在帝國的其

他地方成名致富。蓬萊每個人家都有子弟赴滿洲發展，因為他們骨子裡有商人的遺傳，何況家鄉的岩石是那麼光禿。如果天氣好，帆船穿梭於各列島之間，兩三天即可到達滿洲。這些出外人每逢新年返鄉將所賺的錢交給家裡。如果他們並無所成，則那片廣大的新天地便吞嚥了他們，從此杳無音訊。蓬萊絕大部份人家，過往的榮耀多，眼前的繁華少。

同治七年，亦即西元一八六七年，在蓬萊的北門內，這道門通向水城及大海，有片大菜園，近菜園處，住了一戶徐姓人家，從前相當富裕，現在已變貧窮。他們的房子座落在一條大街的小巷內，這條大街從北往南貫穿蓬萊，房子的北面牆壁靠近沙河，這條河流經本城，其實不過是個淺溪而已，一年之中大部分時間可以踩著墊腳石穿過，夏天雨水沖來，河水立刻高漲。被圍牆夾住的一座黑色兩扇開的大門，通入中庭，對面是一棟長長而低矮的五間房。就是這間房子。跟所有中國人的房子一樣，該屋坐北朝南，冬天可以吸收陽光，有益健康。五間房正中一間開了個門，這間房間集大廳、廚房、神案於一身，是大家共用的房間。在祭祀日，天地神明或應景的神像畫軸掛在對門牆上。新年祭祖，則把祖宗牌位放在貼牆的桌子上。進門東西兩邊，築有石頭與磚塊砌成的爐灶，其上各置一開口大鐵鍋，寬約兩三尺。平時家裡的煮食就只用其中一口大鍋。東邊鐵鍋上方牆頭貼有灶君像。

大廳東面的房間係父母所住，同時也充當家庭起居室。在大窗之下，向南沿著三面牆蓋有一個炕，即泥磚床，面積佔房間的一半。高約兩英尺半，下有管道自爐灶通熱氣來，烟則從房子尾巴的烟囪排放出去。炕使家人於冬夜得以保暖，也使坐在上面做工的婦女免於受凍。炕上鋪有用高粱桿子編織而成的精美蓆墊，北面晒入的陽光，透過一格一格的窗紙映照在炕

上。

炕的兩端有木櫃，上頭放著疊妥的棉被。床中央放一張矮几，家人圍在旁邊做工或用飯，晚上則把它移走。屋裡東面牆邊立著一個衣櫃，北面牆邊立著另一個高高的衣櫥，這些櫥櫃均上暗紅漆，門環和抽屜把手全是圓圓的黃銅。櫥子裡放家人的衣服，用藍布方巾包著，因為穿的衣物全都可以平摺。衣櫃上擺一面鏡子，兩側各置一花瓶，瓶內插人造花。水烟管放在衣櫃上，花瓶內也插一些點火用的捻條，父母吸烟，客人來訪也都奉烟。越過衣櫃，東面牆開一小門，通入裏間，大女兒和外婆住這間。房間大小與父母住的一樣，但有一部分充做貯藏室。炕的一半放滿各式盒子，以及用草蓆包好的一捆捆東西，所餘空間勉強可放兩套鋪蓋。地板上擺著高高的陶甕，放食油、麵粉和穀物。牆頭和棟樑上掛有葱串、香料袋、煙葉、棉球等家用品。

大廳的西邊也有兩間房。天氣暖和，兒子睡第一間房，冬天除非有必要燒另一個灶，否則他去父母的炕上睡。裡間則存放柴火、一袋袋的松子和一堆堆的松枝。這一家人雖然窮，但還沒有窮到要跟別家合用院子，房間也比實際需要的還多。

院子是小，但也足夠攤放草蓆來晒乾洗好的衣服，且有地方放大水缸和醃菜缸。有一名工人每天從菜園水井汲水來注滿水缸。廢水則倒進水溝穿牆流入大街。院子西南角的茅坑，清道夫每天來清理，他付錢收集糞水轉賣給城外做堆肥的人。茅房邊隔一扇牆，圍欄內養了一頭豬。

徐家媽媽在大門一進來的屏風上種著葛藤，不時修剪。屏風之設，用意是在一旦大門敞